出曜經/卷二十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卷第二十八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心意品第三十二

輕難護持，　為欲所居，　降心為善，

以降便安。

輕難護持者，所以如來世尊出現於世，正欲降伏人心去穢惡行，如彼修行之人，恒自思惟興心設論，所謂心者，招致眾禍使人入地獄餓鬼畜生之道，是故說曰，輕難護持也。為欲所居者，彼脩行人觀病所興皆有因緣，究欲之原斯在心意，猶若盜賊依嶮劫盜，設無嶮者無由生患。欲亦如是心為窠窟，展轉流馳以成災患，是故說曰，為欲所居也。降心為善，以降便安者，人能降心不記彼壽，所至到處為人所敬，壽終之後漏盡意解得滅盡泥洹，是故說曰，降心為善，以降便安也。

如魚在旱地，　以離於深淵，

心識極惶懅，　魔眾而奔馳。

如魚在旱地，以離於深淵者，猶如彼魚以失于淵宛轉于地，心意煩惱不得自在，是故說曰，如魚在旱地，以離於深淵也。心識極惶懅，魔眾而奔馳者，猶彼岸上魚跳踉不得自在，心亦如是，馳趣諸結使不能自止，便為眾邪所得便。是故說曰，心識極惶懅，魔眾而奔馳。

心走非一處，　猶如日光明，

智者所能制，　　如鉤止惡象。

心走非一處，猶如日光明者，如彼日光初出之時，悉照四方靡不通達，心亦如是，奔趣色聲香味細滑之法，不能自制使不流馳，如彼惡象兇暴難御，以得鋼鉤然後乃制，是故說曰，心走非一處，猶如日光明，智者所能制，如鉤止惡象也。

我今論此心，　　無牢不可見，

我今欲訓誨，　　慎莫生瑕隙。

我今論此心，無牢不可見者，彼修行之人專其一意繫心在前，以若干方便誨責其心：「由汝心本，無數劫中經歷生死，捨身受身不可稱記，或在三塗八難之處，或在天上人中往來；我今為人遭佛聖法，宜可捨本染著之想。」以無數方便誨責心已，復更告心：「汝今輕脆不可恃怙，於此見身當盡愛結。」是故說曰，我今論此心，無牢不可見，我今欲訓誨，慎莫生瑕隙也。

汝心莫遊行，　　恣意而遊逸，

我今還攝汝，　　如御暴逸象。

汝心莫遊行，恣意而放逸者，心之為物猶豫不定，著色聲香味細滑法，猶如猨猴貪著菓蓏，捨一取一意不專定，心亦如是橫生萬端，造作眾患不能捨離，是故說曰，汝心莫遊行，恣意而放逸也。我今還攝汝，如御暴逸象者，我當以不淨觀攝此心意使不流馳，如御暴象不使放逸，是故說曰，我今還攝汝，如御放逸象。

生死無有量，　　往來無端緒，

求於屋舍者，　　數數受胞胎。

生死無有量，往來無端緒者，人處生死經歷劫數不可稱記，或在地獄畜生餓鬼，其中受苦甚難可計，是故說曰，生死無有量，往來無端緒也。求於屋舍者，數數受胞胎者，不滅行跡往來不息，繫於肥白貪著形色數數受胎，是故說曰，求於屋舍者，數數受胞胎也。

以觀此屋，　　更不造舍，　　梁棧已壞，

臺閣摧折。

以觀此屋者，危脆不牢要當壞敗為磨滅法，正使安明巨海盡當融爛。更不造舍者，所以然者？以知根原病之所由，更不受形造五陰室，是故說曰，以觀此屋，更不造舍也。梁棧已壞，臺閣摧折者，所以論此者，乃論結使之原本；身壞四大散，萬物不久合，此乃論成道之人，捨形神逝澹然虛空，肢節形體各歸其本，地還歸地、水還歸水、火還歸火、風還歸風，神逝無為不復懼畏更來受形，是故說曰，梁棧已壞，臺閣摧折也。

心已離行，　　中間已滅，　　心為輕躁，

難持難護。

心已離行者，所謂行者眾結之首，所以群萌沈湮生死者，皆由造行致斯災變，聖人降世精懃自脩，斷諸行本使不復生，是故說曰，心已離行也。中間已滅者，三世之法永盡無餘，是故說曰，中間已滅也。心為輕躁者，如佛契經所說：「我今說心之本輕躁速疾，一日一夜有九百九十九億念，念念異想造行不同。」是故說曰，心為輕躁也。難持難護者，發心之頃造善惡行，念善之心尋響即至間無滯礙，念惡之心如響應聲，欲令守護者未之有也。猶若惡獸之類，虎狼蛇蚖蝮蠍之屬，欲使將護其意，使不行惡者，亦未前聞。是故說曰，難持難護。

智者能自正，　　猶匠搦箭直，

有恚則知恚，　　有恚知有恚。

智者能自正，猶匠搦箭直者，夫人習行先正其形，恒知苦空非身無我之法，六思念行以自誡身使不邪曲，猶若巧匠善能治箭端直無節，堪任御敵亦無所難，是故說曰，智者能自正，猶匠搦箭直也。有恚則知恚，有恚知有恚者，怨怨自茲為怨，息怨者自古未有，要當息怨滅怨，然後乃知無怨，是故說曰，有恚則知恚，有恚知有恚也。

是意自造，　　非父母為，　　除邪就定，

為福勿迴。

意造眾行為身招患，為惡斯惡斯由心造，亦非父母兄弟宗族僕從奴婢之所為也；明審此者，乃知從邪生此塵勞，復不守護使心不亂，是故說曰，是意自造，非父母為，除邪就定，為福勿迴也。

蓋屋不密，　　天雨則漏，　　人不惟行，

漏婬怒癡。

猶若世人造作宮殿屋舍亦不至密，天雨之日無處不漏，人不正其行，便漏色聲香味細滑法，亦不思惟不淨之觀，漏出三毒暴溢之水，是故說曰，蓋屋不密，天雨則漏，人不惟行，漏婬怒癡也。盡應為偈略說其要，愚癡亦爾、瞋恚亦爾、慳嫉亦爾、憍慢亦爾、愛結亦爾。

蓋屋不密，　　天雨則漏，　　人自惟行，

無婬怒癡。

猶如至密之人，造作宮殿屋舍緻密，天雨不漏，人自惟行，去婬怒癡不漏諸患盡。應為偈略說其要，愚癡亦爾、瞋恚亦爾、慳嫉亦爾、憍慢亦爾、愛結亦爾。

心為法本，　　心尊心使，　　中心念惡，

即言即行，　　罪苦自追，　　車轢于轍。

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自今以後先說勸食偈，然後乃食。」舍衛城里有二乞兒，至眾僧中乞食，正值聖眾未說勸食之偈，其中有一乞兒，嫉妬心盛便發惡心：「設我後得自在為國王者，當以車輪轢斷爾許道人頭。」說偈之後，乞兒乞食得貲無央數，出在路側飽滿睡眠，數百群車路由其中，轢斷其頭，死入地獄受苦無量。

心為法本，　　心尊心使，　　中心念善，

即言即行，　　福慶自隨，　　如影隨形。

彼第二乞兒內心自念：「設我後得富貴為王者，盡當供養爾許聖眾使不渴乏。」時彼乞兒乞充本意，尋出臥在樹下睡眠，神識澹靜無有亂想。爾時彼國喪失國主，更無復嗣繼王者種，群臣百僚雲集共論：「今國無主復無繼嗣，將恐人民散在不久，亡國破家，由是而興君等，各各欲何方謀，令國全在民無異趣？」中有智臣明達第一，告諸人民：「我等失主且無繼嗣，宜可遣使巡行國界，若有威相福祿足者，使紹王位。」即遣按行，見一樹下有人眠睡，日光以轉樹影不移，蔭覆人身如蓋在上，使者見之即往觀視：「人中奇異何復是過。此人正應紹繼王位。」即喚使覺扶輿輦載，前後圍繞將詣王宮，人稱萬歲國界清泰。爾時世尊觀此二義已，即說斯偈：

「心為法本，　　心尊心使，　　中心念惡，

即言即行，　　罪苦自追，　　車轢于轍。

心為法本，　　心尊心使，　　中心念善，

即言即行，　　福慶自隨，　　如影隨形。」

念無適止，　　不絕無邊，　　福能遏惡，

覺者為賢。

念無適止，不絕無邊者，夫修行人縱意遊逸不能專一，正使聞法不貫心懷；所謂不絕無邊者，戒盜身邪也。是故說曰，念無適止，不絕無邊也。福能遏惡，覺者為賢者，夫積善之人，永去婬怒癡憍慢之心，如斯之人履道則易，從是福慶漸至道場。是故說曰，福能遏惡，覺者為賢也。

不以不淨意，　　亦及瞋怒人，

欲得知法者，　　三耶三佛說，

諸有除貢高，　　心意極清淨，

能捨傷害懷，　　乃得聞正法。

諸佛世尊，恒以天眼觀三世事，知將來世愚惑眾生，自憍蔑人不事三寶，吾身去世遺法存在，族姓子汝傳吾經誡演布後人，眾生聞者靡不蒙濟。有一比丘波羅梨大國鷄頭園中，為數千萬眾前後圍遶，昇于高座敷演法教，其聞法者，靡不蒙濟，隨行所趣各充其願。外國舊典內法之宜，入寺聽法及禮佛者皆當脫帽。時，有國王頭素少髮加復有瘡，又且脚著履屣，自恃豪尊以[疊*毛]裹頭入內聽經。王曰：「比丘與我說法。」比丘告曰：「如來有教，其有眾生脚著履屣者不與說法。」王聞懷恚即脫履屣，語比丘曰：「卿速說法稱悅我情，違我本意者當梟汝首。」比丘告王：「又復如來禁戒所忌，不得與覆頭者說法。」王聞斯語倍復瞋恚奮赫天威，語比丘曰：「卿欲辱我今故前却，我今正爾露頭聽卿說法，若不解吾疑結者，當取汝身分為三分。」爾時比丘，尋向彼王而說斯偈：

「不以不淨意，　　亦及瞋怒人，

欲得知法者，　　三耶三佛說，

諸有餘貢高，　　心意極清淨，

能捨傷害懷，　　乃得聞正法。」

王聞斯偈慚顏愧形，即起于坐五體投地自歸懺悔，求滅身口意過，長跪叉手白比丘言：「不審此偈為是如來神口所說，為是尊人知我心意然後說乎？」比丘告王：「此偈乃是如來神口所說，此來久矣，非適今也。」王自思惟：「善哉大聖三達之智靡所不通，乃知將來有我之徒有恚害心，今重自悔更不造新。」爾時比丘漸與說甚深之法，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法無所畏難。

心無住息，　　亦不知法，　　迷於世事，

無有正智。

心無住息，亦不知法者，心如馳流難可制還，水出泉源晝夜下流，欲使還入泉源者斯難

獲也，如此之人不知正法，亦復不知可就知就可捨知捨；譬如有人聾聽五音，盲執於燭，是故說曰，心無住息，亦不知法也。迷於世事，無有正智者，如彼行人貪樂於世，信邪倒見，或事諸神水火日月，祭祀先祖父母兄弟，意中望得正法功德，如人空中欲安宮宅者，甚為難也。如經文說：「殺生祀生，交受害也。」是故說曰，迷於世事，無有正智也。

三十六駃流，　　并及心意漏，

敷數有邪見，　　依於欲想結。

三十六駃流者，三十六邪，身邪有三，三界各有一；邊見有三，欲界一色界一無色界一；邪見有十二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；見盜有十二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；戒盜有六，欲界二色界二無色界二，取而合者合三十六，使世人迷惑不覩正見，是以智人防慮未然。是故說曰，三十六駛流，并及心意漏。三十六邪由心而生，流溢萬端遂成邪見，是故說曰，并及心意漏也。數數漏邪見，依於欲想結者，此邪見者乃論計常見斷滅見，此二邪見不與相應，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應，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，二人所見各各不同，緣是邪見牽致地獄餓鬼畜生，復起三想，貪恚想無明想，是故說曰，數數漏邪見，依於欲想結也。

捨意放其根，　　人隨意迴轉，

為少滅名稱，　　如鳥捨空林。

捨意放其根，人隨意迴轉者，世多有人好熹五音，若眼見色起于眼識遂成眼根，若耳聞聲起于耳識遂成耳根，若鼻嗅香起于鼻識遂或鼻根，若口知味起于口識遂成口根，若身知細滑起于身識遂成身根，若意知法起于意法遂成意根，是故說曰，捨意放其根，人隨意迴轉也。為少滅名稱，如鳥捨空林者，人之為過不顧後慮，積日為善失在斯須，為諸檀越施主所見譏論：「我等本呼戒具清淨，何圖今日乃見瑕隙？」皆共薄賤不復興敬。猶如群鳥恒宿茂林，貪五菓香華氣味，華菓適盡各捨而逝，犯戒之人其喻如此，福盡罪至自當除散。是故說曰，為少滅名稱，如鳥捨空林。

在靜自修學，　　慎勿逐欲跡，

莫吞熱鐵丸，　　[口*罟]哭受其報。

在靜自修學，慎勿逐欲跡者，常當端執意心之行，不為欲意所見鉤連，欲者令人迷惑不別尊卑，是故說曰，在靜自修學，慎勿逐欲跡也。莫吞熱鐵丸，[口*罟]哭受其報者，如火所燒痛徹骨髓，死入地獄酸楚萬端，抱熱銅柱吞熱鐵丸，[口*罟]哭受報靡知所訴，是故說曰，莫吞熱鐵丸，[口*罟]哭受其報也。

應起而不起，　　恃力不精懃，

自陷人形卑，　　懈怠不解慧。

應起而不起者，形謂起者佛伴善知識，然不造善功德，生雖遇時無益人行，天雨七寶遍滿世界，愚者意惑不收其寶，恒受人形無有遠慮，雖名為人無益於時。此亦如是，遭遇佛世暢演深法，愚人執惑不肯承受，是故說曰，應起而不起也。恃力不精懃者，如有行人氣力強壯堪任受化，然復懈怠不大精懃，是故說曰，恃力不精懃也。自陷人形卑，懈怠不解慧者，自陷於生死不顧後世殃，雖遭佛世遭善知識與賢聖相遇，不肯受慧分別義趣，是故說曰，自陷人形卑，懈怠不解慧也。

亂觀及正觀，　　皆由意所生，

能覺知心觀，　　愚心數數亂。

亂觀及正觀，皆由意所生者，所謂亂觀者，欲觀恚觀無明觀，行人離此諸觀習於正觀，正觀定意超越殊勝眾定中尊，自非聖人漏盡無著得此觀定，是故說曰，亂觀及正觀，皆由意所生也。能覺知心觀，愚心數數亂者，進學之人當習出要之觀，空無想無願觀，洗除心垢捨世八事，修清淨心解諸相好，一一虛寂，所說教誡殊勝難及，四諦如爾晝夜修習。愚人執惑數數意亂，猶甘美漿愚謂辛苦，豈須聖人擘口與之，執意迷誤難革如斯。是故說曰，能覺知心觀，愚心數數亂也。

智者如是觀，　　念者專為行，

咄嗟意無著，　　唯佛能滅此。

智者如是觀，念者專為行者，所謂智者演說微吐，或暢疑遣難豫明人情，處在大眾獨步無侶，數問郡黨誰有疑惑，吾當以大慧之火，焚燒汝等猶豫之聚，隨時觀察意不錯亂，學人所修以此為業，是故說曰，智者如是觀，念者專為行也。咄嗟意無著，唯佛能滅此者，彼修行人得定三昧，盡捨世俗有漏之行，亦復捨於世俗善本解脫定意。此者是誰？唯佛世尊能捨之耳。是故說曰，咄嗟意無著，唯佛能滅此。

觀身如空瓶，　　安心如立城，

以叡與魔戰，　　守勝勿復失。

觀身如空瓶者，猶如朽故之瓶內外不牢，雖可受盛亦不久停；此四大身亦復如是，恒苦敗壞不得久停。如彼朽弊，亦盛於好亦盛於醜會歸磨滅；就彼灰聚；此危脆身亦復如是，亦受於好亦受於醜，所受善者諸善功德瓔珞其身，所受惡者捨於善行染污其心，命終之後狼在丘塚。是故說曰，觀身如空瓶也。安心如立城者，所以立城牢固深塹者，但厭患群賊盜竊民物；心亦如是，厭患諸結使所纏裹故。城則牢固賊不得便，心正不邪結不得便，是故說曰，安心如立城也。以叡與魔戰者，伎術以備六藝具足，則能與彼自在天子共戰，是故說曰，以叡與魔戰也，守勝勿復失者，以勝婬怒癡無復餘想，恒繫意在前無他異心，是故說曰，守勝勿復失。取要言之，觀世亦爾。

觀身如聚沫，　　解知焰野馬，

以叡與魔戰，　　守勝勿復失。

猶若聚沫生生便滅不得久停，此四大身亦復如是，聚則為人散則為氣，本由父母得有四大，推其本末皆虛皆寂，推之不見其前，尋之不見其後；生生而滅、生生而生，滅滅而滅、滅滅而生，生不見生、滅不見滅，凡夫所習顛倒不寤，是故說曰，觀身如聚沫，解知焰野馬，以叡與魔戰，守勝勿復失。取要言之，觀世亦爾。

心念七覺意，　　等意不差違，

當捨愚惑意，　　樂於不起忍，

盡漏無有穢，　　於世取滅度。

心念七覺意，等意不差違者，如彼修行之人，修習覺意之法，晝夜思惟不捨于懷，是故說曰，心念七覺意，等意不差違也。當捨愚惑意，樂於不起忍者，若有眾生不起慈心向一切眾生，則不至道有所成就；要當捨愚惑之意不著色想，乃應道真樂捨不起法忍，無生滅意乃入道室，是故說曰，心念七覺意，等意不差違也。盡漏無有穢，於世取滅度者，彼修行人盡有漏成無漏，心得解脫叡得解脫，於現法中而得自在，如斯之人入無為境取般泥洹，永寂永滅更不復生，是故說曰，盡漏無有穢，於世取滅度也。

當自護其意，　　若氂牛護尾，

有施於一切，　　終不離其樂。

當自護其意，若氂牛護尾者，心為行道造作無端，常當攝意使不有失，猶彼氂牛晝夜護尾恐有斷絕，寧喪命根失其妻息，不使尾毛墜落于地；比丘學道亦復如是，寧喪身命不犯於戒。是故說曰，當自護其意，若氂牛護尾也。有施於一切，終不離其樂者，要當興意愍慈一切，視怨家如赤子，阿須倫、迦留羅、旃陀羅、摩休勒、人若非人不能得其便，自然受福快樂無極。是故說曰，有施於一切，終不離其樂。

一龍出眾龍，　　龍中六牙者，

心心自平等，　　獨樂於曠野。

昔拘深比丘好喜鬪訟未曾歡樂，不樂山野閑靜之處。爾時世尊數往呵諫，不受如來言教，如來數與說法，不肯承受，便捨而去。去彼不遠見有一象，獨在空山閑靜無為，象自念言：「我在大眾中時，為眾象所撓，逐群食草則得弊惡草食，飲水得濁，今日在此不為眾象所撓，何乃快哉？」爾時世尊便說斯偈：

「一龍出眾龍，　　龍中六牙者，

心心自平等，　　獨樂於曠野。」

如來說此偈已，便捨而去。

不以無害心，　　盡為一切人，

慈心為眾生，　　彼無有怨恨。

不以無害心，盡為一切人者，盡當除棄怨憎恨心，慈愍一切眾生之類，是故說曰，不以無害心，盡為一切人也。慈心為眾生，彼無有怨恨者，視己如彼身而無有異，若聞好語醜語不經心懷，無有怨恨無復害意，向一切眾生戰戰兢兢終不捨離，是故說曰，慈心為眾生，彼無有怨恨也。

慈心愍一人，　　便獲諸善本，

盡當為一切，　　賢聖稱福上。

慈心愍一人者，如佛契經所說，若有人施一切眾生，加以慈心施一人者，其福何者為多？比丘報曰：「行慈之人愍念眾生者，其福甚多。」是故說曰，慈心愍一人，便獲諸善本也。盡當為一切，賢聖稱福上者，惠施一人其福難量，況施一切眾生之類乎？其福無限無量不可稱計，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，是故說曰，盡當為一切，賢聖稱福上也。

普慈於一切，　　愍念眾生類，

修行於慈心，　　後受無極樂。

普慈於一切，愍念眾生類者，人之行慈發意平等，眾生之類多於地種，能普慈心愍一切眾生者，後受人身受樂無厭；若生天上受福自然，視東望西玉女營從不可稱計；若生人中，豪族富貴生四姓家，七寶具足無有減少，父母真正不處卑賤。是故說曰，普慈於一切，愍念眾生類，脩行於慈心，後受無極樂也。

若以踊躍意，　　歡喜不懈怠，

脩於諸善法，　　獲致安隱處。

若以踊躍意，歡喜不懈怠者，彼修行人息婬怒癡，執意剛強不捨本願，所獲功德盡施於無上正真道等正覺，不待此福求轉輪聖王粟散諸王，亦復不求帝釋梵天，亦不求作魔若

魔王，彼盡求作滅盡泥洹、無為無作無生滅法，是故說曰，若以踊躍意，歡喜不懈怠，脩於諸善法，獲致安隱處。

息則致歡喜，　身口意相應，

以得等解脫，　比丘息意快，

一切諸結盡，　無復有塵勞。

息則致歡喜，身口意相應者，人意以息眾病都廢，不復造於身口意行，若布施持戒攝意受齋，皆求無為之道，正使出家脩習福業，捨世辯聰習四辯才，以得八解脫法，比丘習法不離賢聖，是故說曰。息則致歡喜，身口意相應也。所謂結者結縛人心，結結相纏，如蛾自裹，纏縛人心不見大明，除彼塵勞乃自照見，是故說曰。一切諸結盡。無復有塵勞也。

正使五樂音，　不能悅人意，

不如一正心，　向於平等法。

正使五樂音，不能悅人意者，彼修行人志在禪定，分別五陰成敗所趣，正使諸天作倡伎樂，欲使此人心意動轉，此事不然。何以故？由心正見無顛倒故。是故說曰，正使五樂音，不能悅人意，不如一正心，向於平等法也。

最勝得善眠，　亦不計有我，

諸有心樂禪，　不樂於欲意。

最勝得善眠，亦不計有我者，如修行人不計吾我染著榮職，寧取冷石宛轉土中，不以縛著之心臥於高床幃帳之內。是故說曰，最勝得善眠，亦不計有我也。諸有心樂禪，不樂於欲意者，入定之人心不移變，當入定時寂無音響，千車同響、萬雷同震，不能令入定之人離於正受。所以然者？由其心意得普慈故。是故說曰，諸有心樂禪，不樂於欲意。

最勝踊躍意，　亦不見有我，

諸有心樂禪，　　不樂於欲意。

最勝踊躍意者，見無我之人，分別內外所出四大，一一解了虛而不真，是故說曰，最勝踊躍意，亦不見有我，諸有心樂禪，不樂於欲意也。

諸結永以盡，　　如山不可動，

於染無所染，　　於恚不起恚。

諸結永以盡，如山不可動者，如彼行人諸結永盡，內外清淨無有瑕穢，意猶金剛不可沮壞，亦如泰山不可移動。何以故？由其執心甚牢固也，處欲不污在禍不懼，形神俱虛無可戀著。是故說曰，諸結永以盡，如山不可動，於染無所染，於恚不起恚也。

諸有如此心，　　焉知苦蹤跡？

無害無所染，　　具足於戒律，

於食自知足，　　及諸床臥具，

脩意求方便，　　是謂諸佛教。

諸有如此心，焉知苦蹤跡者，如彼行人練精其心去諸穢著，意存斷結日進不怠，爾時焉知有苦蹤跡？是故說曰，諸有如此心，焉知苦蹤跡？無害無所染，具足於戒律者，亦不自害復不害人，戒律所說不失次緒，既自修德復以此德轉教人民，是故說曰，無害無所染，具足於戒律。於食知止足，及諸床臥具者，如彼行人量食而進亦不貪餮，趣支其命行道而已，所以取膏而膏車者，欲使重載有所致也；如人瘡痍以膏傅之，所以傅者，欲使新者不增、故者除愈。是故說曰，於食知止足，及諸床臥具也。脩意求方便，是謂諸佛教者，修行之人採取要義，行中所急者增上心是，是故說曰，修意求方便，是謂諸佛教也。

行人觀心相，　　分別念待意，

以得入禪定，　　便獲喜安樂。

行人觀心相者，如彼行人知心根源，適生即滅不使滋長，知念待之進退分別善惡，永劫以來所脩行事，是故說曰，行人觀心相，分別念待意也。以得入禪定，便獲喜安樂者，入定之人，何以故說入定之人？定有三義禪最為首，猶如國王統領四方，正可富於世財無有道財；禪定之人當富道財無有世財，所謂道財者，三十七品禪定三昧諸善之本。樂有二義：或有淨樂，或有不淨樂。不淨樂者，飲食衣被服飾之具，香華脂粉繒綵幡蓋，斯謂不淨樂也。有淨樂者，入禪正受澹然無為無他異想，是謂有淨之樂也。是故說曰，以得入禪定，便獲喜安樂也。

護意自莊嚴，　　嫉彼而營己，

遭憂不患苦，　　智者審諦住。

護意自莊嚴，嫉彼而營己者，彼脩行者，恒護結使縛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，不使眾想雜錯其間，復以三十七品七覺意花而自莊嚴，是故說曰，護意自莊嚴，嫉彼而營己也。遭憂不患苦，智者審諦住者，彼修行人以得入無畏之處，智者神審諦而不移動，是故說曰，遭憂不患苦，智者審諦住也。

人不守護心，　　為邪見所害，

兼懷調戲意，　　斯等就死徑。

人不守護心，為邪見所害者，行人不守護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其有眾生修習邪徑，便當趣於地獄餓鬼畜生之道；不習邪見者生天上人中，處在中國不在邊地八不閑處。是故說曰，人不守護心，為邪見所害也。兼懷調戲意，斯等就死徑者，行人所以迷於道者，皆由陰蓋所覆，不得闚看智慧光明，加復調戲五蓋所覆重雲所翳，欲得見慧明者此則不然，命終之後必趣死徑。是故說曰，兼懷調戲意，斯等就死徑也。

是故當護心，　　等修清淨行，

正見恒在前，　　分別起滅法。

是故當護心，等修清淨行者，彼修行人恒常擁護心意，行威儀法捨於非法，可行知行可坐知坐，進止行來不失其儀。是故說曰，是故當護心，等修清淨行也。正見恒在前，分別起滅法者，人之修德深自知己，如家有財主自能別，行道之人亦復如是，涉八直之正路御四駛之穢濁，執智慧之庭燎，照三毒冥室，分別起滅之所由，歸之一定而無礙，於中取道有何難乎？是故說曰，正見恒在前，分別起滅法也。

比丘除睡眠，　　盡苦更不造，

降心服於藥，　　護心勿復調。

比丘除睡眠，盡苦更不造者，觀行比丘除去睡眠陰蓋之患，盡諸苦際更不造新，是故說曰，比丘除睡眠，盡苦更不造也。降心服於藥，護心勿復調者，常當擁護心，所願必剋則能及聖，修無漏行，斯由降心去穢所致也。行不放逸不嬈於人，復是行者深要之業。是故說曰，降心服於藥，護心勿復調也。

眾生心所誤，　　盡受地獄苦，

降心則致樂，　　護心勿復調。

眾生心所誤，盡受地獄苦者，迷誤為心所使，種地獄根栽，經歷無數億千萬劫，屠割剝裂受苦無量，是故說曰，眾生心所誤，盡受地獄苦，降心則致樂，護心勿復調也。

護心勿復調，　　心為眾妙門，

護而不漏失，　　便在泥洹門。

心正則道存，邪者有高下，眾生愚惑不別真偽，是以墜墮不至于道，惑者意迷謂道在空，乃不自覺心為道本虛無寂寞，法之極尊眾行究竟，永離三有不處三界，度眾苦惱畢壽不生。是故說曰，護心勿復調，心為眾妙門，護而不漏失，便在泥洹門也。

出曜經卷第二十八